

大家好。我們今天進入「概要」，依華嚴宗「十門開啟」來學習。我們看到這個《大經解》有提到這個概要，那這十門：教起因緣、本經體性、一經宗趣、方便力用、所被根機、藏教所攝、部類差別、譯會校釋，第九是總釋名題，最後正釋經文。

我們看到念老在《大經解》當中說到了，「依華嚴宗法及《彌陀疏鈔》例，總開十門」。「前九門總論全經綱宗部類」，這個與天台宗五重玄義其實是大同小異。雖詳略取舍有差別，但是，「總之，皆將一經綱要，綜論於前，發揮明了」。那這樣的作用在哪？讓讀者先識總體，然後等於是再研經文，這樣達到「綱舉目張，易於領會」。這樣的做法，「此亦類似近代書籍中以概論為首也」，舉現代書籍的情況來讓我們理解，這個我們一聽就特別能了解了，因為看書一般前面都有概論，所以「今則名為概要」。

最後這一門就是「依經章次註釋經文」，依經的章次來註釋經文。

這個九門其實跟天台宗五重玄義大同小異。十門開啟是把經題擺在最後，但天台宗是把它擺在最前面，有這個差別。天台五重玄義一開始是經題，第二個是顯體。我們也認識一下這個五重玄義，它第二是顯體，體是本體，就是把經的理論依據跟我們說明，佛講這個經是根據什麼講的，這個是顯體，也就是我們這裡十門開啟的本經體性。五重玄義第三是明宗，宗是修行的方法，修行的最高指導原則，在我們十門開啟指的就是一經宗趣。明宗之後要論用，論用就是我們十門開啟裡的方便力用。然後最後五重玄義是判教，在此地就是所被根機、藏教所攝、部類差別，這個都在五重玄義的判

教裡頭。所以五重玄義跟十門開啟它是開合不同，其實裡面所含大略是相同，華嚴是說得比較詳細，天台是說得比較簡單。

我們看第一，「教起因緣」。首先，「明大教與淨土法門之興起」，這個「大教」是指如來一代時教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。我們看到《大經解》裡面提到了，「一切法不離因緣」，所以「大教之興，因緣無量，而無量因緣，唯為一大事因緣故」。佛出現於世是有無量的因緣，在無量因緣當中，是為了一個大事因緣。而在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，特別能彰顯為了什麼大事因緣。我們看下一段《大經解》說到了：「《法華經》云：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」《法華經》裡又說了：「唯以佛之知見，示悟眾生。」所以《法華經》開權顯實，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」。《法華經》就是一乘，就是幫助眾生能夠當生成佛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他是為了這個大事因緣來到這個世間的。

《華嚴經性起品》也說：「如來、應供、等正覺性起正法不可思議，所以者何？非少因緣，成等正覺出興於世。以十種無量無數百千阿僧祇因緣，成等正覺出興於世。」我們從剛剛《華嚴經》這段開示都感覺，佛出興於世是很不容易的因緣，所以佛法難聞。佛門又講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戴」，所以一尊佛出來，又有千佛，又有那麼多的佛菩薩來一起配合，才能成就得了。所以真正看懂因緣之不易，心態就不一樣了，會倍感珍惜。

我們就以我們師父上人他弘法的因緣來體會，他老人家弘法利生也有無量的因緣在裡面。釋迦如來的教法傳到現在三千多年，只要其中有一代斷了就沒了。所以傳法是大事情，佛法如是，我們中華文明亦如是。

我們應該都看過玄奘大師的紀錄片，尤其看到他到西天取經，

九死一生。沒有玄奘大師去西天取經，我們現在很多經典根本都看不到。而且當初玄奘大師西天取經，就是很多佛法重要的教理、說法已經眾說紛紜了。那眾生要依止佛經的教誨來修行，經是佛母，經典都已經眾說紛紜了，那怎麼修行？所以我們也觀察每一個高僧大德，他也在他當時的時節因緣裡，真的是發續佛慧命的心，也是經歷眾多的磨難。所以成德感覺，玄奘大師那個片子看完，再讀經典好像感覺不一樣了，因為知道緣分不易，經典來之不易。尤其我們想想其中的情節，那個高昌王舉全國之力幫助玄奘大師。你看，還得當時一百多歲的高僧等著玄奘大師，他把法傳給來自異國他鄉的弟子。你看容易嗎？一百多歲高僧等著。你看這其中哪一個環節沒有了，就沒有後面的緣了。

成德自己看《九十年譜》，首先翻到第一頁就講到了，老人家四歲的時候到了姑媽家，他姑媽家是大家族。假如沒有到姑媽家，老人家會提出來「家文化」嗎？那就不一定了，他人生沒有那種體悟，很可能就沒有後面這些提倡了。我們現在看很多孩子，生下來，小時候照片很有慧根；過了幾年，眼睛沒有神了。他遇到家庭成長的緣分，假如沒有辦法好好護持他，他這個慧根就沒有辦法增長，甚至還可能有扼殺掉了。所以我們要感謝師父上人的父母，感謝他的姑媽，大家族。

老人家七歲入私塾，私塾又是一個因緣。師父講經的時候說，他這一生沒有被這個世間染污，因為那幾個月私塾的教育扎了根。所以這私塾要有老師，要有這個家族的人去啟請，那老師都是請來的。而且老人家假如是生在桐城派以外的地方，比方說生在上海，那不可能讀私塾了，因為桐城派是清朝很興盛的儒家的學派。所以這因緣之不易，我們從這個《九十年譜》可以感受到一些。

包含老人家出家，我們都知道說遇到韓館長，遇到韓館長是出

家十年以後才遇到的。遇到韓館長前面的十年，那是有十五個同修省吃儉用，每個人出十塊，老人家一個月生活費一百五十塊，而且持續十年。第一個，這個護法的心太可貴了。所以這時候看完這一段，那一段時間都給這十五個護法迴向，沒有他們，我們聞不到法。再來，體會老人家以苦為師，大家應該能感受，十年物價指數會升高的，但十年老人家生活的費用都沒有增加，都是無求的。尤其老人家特別相信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操心。

而老人家也把珍惜因緣、感激因緣給我們表演了。兩年前在台灣極樂寺，老人家提了幾次要回香港。這時候有其他的一些考慮，是覺得不用那麼急著回香港，但師父提了幾次，大家就開始要準備了。因為我也在場，我說你們有沒有問師父為什麼要回香港？他們說沒問。可能是很敬畏，結果沒有問。成德覺得，我們在師父上人身邊，在善知識身邊，敬畏之外也不要到不敢問，因為善知識很慈悲的，而且有時候有問，就會有很重要能體會到善知識是在考慮什麼。所以這時候成德也是斗膽問：「師父，您怎麼提了那麼多次要回香港？」結果師父就說了，「我們這時候在香港講經，好多同修，這些老人家都是一毛一塊這樣支持我們的弘法，這個恩德不能忘記」。才明白為什麼老人家一直提要回香港。

大家要知道香港經濟高度發展的地方，而老人家也不攀緣，不去攀什麼大企業家。記得老人家曾經見過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企業家，見完了，這個企業家講了一句話：「淨空法師怎麼沒有跟我要錢？」他可能見過一些因緣，都是要跟他要錢的。所以老人家是無求，他珍惜每一個緣，把佛法介紹給對方。所以在香港要發展不簡單，都是這麼多善男信女血汗錢供養出來的。其實老人家是去奉獻，是去講經說法利益大眾的，一無所求，但卻都記得這些因緣，眾生恩。我們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裡面：「必有因緣，方得發起」，其

中有眾生恩、施主恩。

也讓成德回想，很多年前在香港，跟師父上人散步，這時候老人家的影響力達到全世界了，就在那裡考慮幾個月在哪裡，幾個月在哪裡弘法，就在那裡討論，邊走邊講。結果老人家還特別交代一句，「不能離開太久，還要再回來香港」。我就跟這一段話連在一起了，就是師父特別記得這些一路以來支持的恩德。

就像我印象也很深的是，剛可以親近老人家，當面親近不久，有時候我們要離開了，師父說：「去哪？」我說：「師父，我回家，回高雄。」師父馬上就交代，「高雄有個簡媽媽（簡媽媽是成立高雄淨宗學會，高雄第一個淨宗學會），她之前幫很大的忙，你見到她代我問她好」。我們當弟子的，都要從這些點滴當中去體會老人家的心境，慕賢當慕其心。不要小看這些細節，教我們怎麼處事、怎麼待人接物。

所以《華嚴經》裡面講到的，這「十種無量無數百千阿僧祇因緣，成等正覺出興於世」，所以因緣不容易。佛法講的是真理，真理在哪？真理就在我們的當下，會體會的人，六塵都在給他說法；不會體會，看著佛經還生分別執著，那就更見不到這些真理了。

黃老說，「乃至廣說如是等無量因緣，唯為一大事因緣。大事因緣者何？唯欲眾生開示佛知見故。夫《華嚴經》乃世尊最初所創言」，最開始講的經，「《法華經》乃末後之垂教，自始至終」，這個自始至終也是表演。我們看五十三參，一開始德雲比丘教念佛，佛立三昧，自始；五十三參最後，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至終。五十三參也是告訴我們念佛重要。「唯為此大事因緣，欲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」開示是佛幫助我們，那我們聽了以後要去做，所以悟入要靠我們自己用功。「亦即欲一切眾生開明本心，同佛知見，等成正覺。」這個等成，等，平等，一切皆成佛。

那我們就以我們一起學習《無量壽經科註》，這個因緣也是無量的因緣在裡面。我們看夏蓮居老居士他生長那個年代，他也曾經有很多性命危險的時候，當時候軍閥跋扈，要殺他，你看這些經歷都不簡單。然後我們昨天一起學到的，他老人家「屏棄萬緣，掩關三載，淨壇結界，冥心孤詣，稿經十易，方慶經成」。黃念老的一生，其他的不說了，文革時期那個受的難，加在八個人身上，八個人都得死。

所以我們居然能夠遇到這一部會集本，又能遇到黃老的註解，進一步還有師父給我們開解，你看這個因緣容易嗎？最後還有海賢老和尚給我們表演、給我們證明，這樣的因緣不能辜負。怎麼報恩？這一生一定要往生作佛，四恩總報。所以珍惜因緣具體表現出來，「勿使一秒鐘空過，勿使一句話空說」。不是嘴上講好難得、好感恩，講這種話講多了，我們前面還提醒到，孔子勸勉不要「巧言令色」。尤其君子是「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，常常話講得很好聽，實際行為都跟不上，這是我們修學的一個誤區，所以要趕快導正。

假如我們自己連生活的規範都不能保證，早起起不來，定課都不穩定，那人家還能信任我們？人家還能把弘法的事情交給我們？不可能。大家學漢學就是為了明明德、親民，就是為了自覺覺他，不然學它幹什麼？「我就是喜歡。」你喜歡，不自覺覺他，那不是拿來消遣嗎？顯得高雅，人家打麻將我讀經。但是要知道，李炳南老師提醒我們不能玩弄佛法、消遣佛法。

所以我們從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體會到了，本師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，有無量因緣中為了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就是要幫助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

接下來這一段，「本經興起因緣亦復如是」。我們看到黃老註解《無量壽經》，都是引佛經，還有祖師的註，八十三種經論，一

百一十種祖師的註解，這也給我們展現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這一點很重要，首先自利。因為我們這個時代都講創新，其實創新從哪裡出來的？創新要從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」的話要先正德，出發點是要愛人、利益人，不然你創出來的東西，就像那殺人遊戲，還得了！誤了多少眾生，尤其青少年，你毀了他。你說這種創新，我們說有體有用，你不能離了真心、離了愛人、離了慈悲為本。而我們要愛人，首先要自愛，我們怎麼護好自己的道心，我們前面也舉到儒家十六字箴言：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」你看我們現在都學得很雜，世間人的風氣，求知欲，好像多就是比較高，學得很雜。

我們做個比喻，你挖井，這裡也挖一口，那裡也挖一口，挖了一百口井，但都沒挖到水。你實實在在全部精力去挖一口，那水就湧出來了。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。」所以經典這些重點不能忽略掉，不然努力有結果，不一定會有好結果。所以「惟精惟一」重要。「允執厥中」，讓我們要走中道，不能過，也不能不及；不能著空，也不能著有，二邊要不立，中道不存，才能入得了道。

所以老法師洞察現在眾生的心態很可能偏在哪。所以我們也從師父上人的講經當中體會到，為什麼佛門這麼重視傳承的人才。老法師甚至在講經的時候說，一個人弘法一生，假如他沒有傳人，他的成就等於零。我當時候聽了很震撼，弘法一生，那麼多人聽，怎麼成就等於零？因為眾生的教化那不是一天兩天、一年兩年能成的，佛講經四十九年，很多眾生才勸明白。所以假如他沒有傳承的子弟，這個道統會斷，很多眾生就沒有辦法接著聞法，前面的努力就斷送掉了。

再來我們去觀察，比方說淨土宗，蕩益大師他就註解《阿彌陀經》，他在那個時代註解了，眾生才能夠深入這部經，所以很多經

代代都有人注解。假如前面的注解就夠了，那後面的祖師再注解不多事了？那祖師會幹多事的事情？不可能的！所以每一代眾生的狀況不一樣，都要有傳承的人應機說法。

講這一段對我們關不關鍵？關鍵。因為自有我們中華文明歷史記載這五千年來，哪一個時代變化的速度最快？我想我們是空前的。你看這三四十年，有的農村電話都沒有，就這幾十年，現在一支手機什麼都看得到。你看他的生活方式改變多少？生活變了，人心、成長的環境複雜度都不一樣，誰來應機說法？

所以我們觀察老法師講經教學，開解義理，舉一句他老人家說的，「我最佩服孔老夫子八個字」。我想沒有祖師講過這句話。這句話重不重要？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很重要，但是可能沒有人講過我最佩服孔老夫子。怕大家把這八個字忽略掉，不夠重視。可是以前的祖師為什麼沒講？沒那麼嚴重。以前讀書人講話「折中於夫子」，現在想講什麼就講什麼，甚至還罵古人。所以師父洞察現在眾生心態傲慢、懷疑，傲慢是瞋恚的核心，懷疑是愚痴的核心，這可厲害了。「唯有狐疑是棄材，狐疑即是偷心。」「佛法大海，信為能入」，懷疑就很難學習了，就不恭敬。「我慢高山，法水難入」，這個慢心起來了，就很難深入經典。所以師長老人家強調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

我們看到黃念老他連注解《無量壽經》也給我們做這個表法，所以首先護念自己。成德也接觸過不少弘法的同修，講著講著加自己意思了，就偏掉了，那沒有守住述而不作。你看黃老在給我們表演，我們看懂沒有？孔子的表演我們看懂沒有？我們看《孝經》，每一段經文最後、末後，「《詩》云：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「《甫刑》云：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」引的都是五經的教誨，述而不作。我們觀察老和尚講經也是這樣的，開解一段義理



，「所以《華嚴經》說的：『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。』」

而護念自己，不然離經一字便是魔說，然後也護念大眾，首先讓大眾生信，他講的都有出處。而且這個時代人傲慢，你沒有這些經典出處，他跟你抬槓。所以黃老在這個時代弘揚《無量壽經》可不簡單，他得的感應也不可思議，你看要註這一部經，他說什麼經、什麼註自己送來了，八十三種經論，一百一十種祖師註解。我們看老法師跟他老人家的合照，在他書房裡面，那書都疊起來了。這也是無量因緣，可能都是古佛，可能送書的是古佛，來送書應化，都很難講。祖師的良苦用心我們都要看得懂，這黃老的用心我們要看得懂。

「本經興起因緣亦復如是」，馬上舉《阿彌陀經》唐譯本，經名是《稱讚淨土佛攝受經》，「云：我觀如是利益安樂大事因緣，說誠諦語」。誠諦語就是真實語，就是我們前面講的三種真實：住真實慧；然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，極樂世界一真法界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；然後「利益安樂大事因緣」，惠以眾生真實之利，得究竟利益，得究竟安樂。所以從這一句經文，「可見淨土法門之興起，正同於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，同為一大事因緣也」，就是為了幫助眾生當生成佛。

接著黃老再舉祖師的開解，「疏鈔云」，這個《疏鈔》是蓮池大師的註解。「何以故？」為什麼說淨土法門之興起跟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是同一個大事因緣？引了，「如《彌陀疏鈔》云：今但一心持名，即得不退。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」。我們前面講到「眾生本具之化儀」，這個方法是他自己本有的，他自心究竟成佛，就因為一心持名，就可以這樣。所以真的能夠諦信，「何須遍歷三乘，久經多劫？」其實這段也呼應我們《法華經》裡面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何須遍歷三乘，不用經過聲聞、緣覺、菩薩

乘，直接是一佛乘。「不越一念」，就只要一句佛號就好了，不假方便，「頓證菩提，豈非大事」。所以祖師都看得很透徹。「可見淨宗正是直指頓證之法」，這極圓極頓。

下面這句，「以念佛心，入佛知見」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那入佛知見，那是跟《法華經》強調這個精神都一樣，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」。所以「淨宗之興起，正由此大事因緣也」。所以佛出興於世，為了幫助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。而在這個大事裡面的第一大事，就是講淨土法門。尤其末法九千年，億億人修行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生死。所以整個淨宗在末法時期，那個重要性可以說無與倫比，「當來一切含靈，皆依此法而得度脫」。我們前面講到善導大師說的，「如來所以興出世，唯說彌陀本願海」。

接下來教起因緣，我們講到第二大點，「詳明本經興起之因緣」，這裡也列了五個大項。所以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特點，我們能夠深刻體會到，就倍加珍惜。

第一個，「稱性極談，如來正說」。黃老說到：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均圓頓稱性之教，但其歸趣，卻在本經。」這個歸趣確實是有依據的，《華嚴經》末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世界，所以但其歸趣卻在本經。

下面黃老舉的藕益大師的教誨，在《要解》裡面讚歎本經說到了，「絕待圓融，不可思議」，這個絕待就是沒有相對的，絕待，絕對的。絕待圓融，不可思議。「《華嚴》奧藏，《法華》秘髓，一切諸佛之心要，菩薩萬行之司南」，菩薩萬行，菩薩修行的司南，司南就像指南針一樣，「皆不出於此矣」。有藕益大師這一段讚歎，所以本經稱為稱性之極談。

前面也跟大家交流過了，老法師曾經還點出《法華》是成佛的經典，老人家用心良苦，用《法華》的教義來開解淨宗，成就四法

，這個就是《法華》的祕髓。我們複習一下，第一個，「接受諸佛護念」，那就老實念佛，就接受諸佛護念了，一切諸佛之所護念，一切諸佛所護念經。第二，「植眾德本」，積功累德。第三，「入正定聚」，師父在講經的時候都說，一個方向，西方極樂世界；一個目標，見阿彌陀佛。我們看植眾德本，用佛家講六度，菩薩六度萬行，普賢十大願行，這都是植眾德本。文殊菩薩表的就是六波羅蜜、十波羅蜜，普賢就是這個十大願行，整部《華嚴經》都在詮釋這個普賢十大願行。所以《華嚴》奧藏、《法華》祕髓，也都在《無量壽經》裡面。我們看還沒有入正宗分，一開始的第二品「德遵普賢」，你看就是在彰顯普賢十大願。

我們看黃老接著，「又曰道隱於所著」，這一位祖師他著的《無量壽經甄解》。日本人對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比我們中國人還多，多不少，我們要知恥近乎勇。「五濁之世，造惡之時」，確實可以感覺到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「聖道一種今時難修」，在目前這種時節因緣，內障外魔無人不具，所以「其難非一」。修行的難度很高，很多內障外魔，不勝枚舉，很難修成。所以「特此一門，至圓極頓。而且由其簡易直捷，則出世之正說偏在斯經」。我們想到昨天黃老在「前言」的時候都提到了，現在這個時代背景，每個人所肩的責任倍增，所以都要參加建設，造福人民，他有家庭的責任，他有社會的責任。在這樣的時代背景，假如沒有簡易直捷的方法，他很難修行。所以又要簡易直捷，又可以出輪迴生死，那真的是偏在此經。所以「一代所說歸此經，如眾水歸於大海」。

我們剛剛這一段話，五濁之世，在《阿彌陀經》裡面講到劫濁，其實這個劫濁是一個整體，整體五濁，好像一個走向一樣。濁在哪？見濁，見解染著了；煩惱濁，煩惱很厲害，你看我們現在這個

時代情緒化，動不動就不高興了，沒人惹他也不高興了；眾生濁、命濁，現在我們處在減劫，壽命是一直往下減，每一百年減一歲。

所以藕益大師在《要解》裡面有這麼一段開示，當然我們簡略的看一下，讓大家體會一下。「劫濁者，濁法聚會之時，劫濁中，非帶業橫出之行，必不能度。」我們的業太重了，假如不能帶業，而且是橫出，那真的出不去了。「見濁中」，我們的見解染著了，假如學很多經教，學著學著所知障也會重，所以「非不假方便之行，必不能度」。你看現在很多人研究佛學，愈學愈亂。藕益大師說的，「學問愈多，我慢愈熾」，我慢愈來愈熾盛，「習氣愈長，去道愈遠。惟益多聞」，好像聽聞很多、學很多經教就是比較厲害、比較有功夫了，「增長我見，可懼也」。

所以我們看藕益大師這個分析，五濁惡世，沒有這個法門出不去了。「煩惱濁中」，我們真的動不動就苦悶，心情不好了，「煩惱濁中，非即凡心是佛心之行，必不能度」。「眾生濁中，非欣厭之行，必不能度。」這一點也很重要。眾生，眾緣和合而生，你看我們所面對的人事環境不少、物質環境不少，有一個染著了，你就出不去了。所以祖師說的，「娑婆有一愛之不輕，則臨終為此愛所牽，矧多愛乎？」所以藕益大師說，眾生濁得要怎樣才能度脫？欣求極樂，厭離娑婆。

我們不說別的，這個身體就是眾緣和合而生的，喜不喜歡這個身體？你看看現在世間人，連男生買保養品也買不少，甚至還整容，他不貪愛這個身體，他還會去整容？你看真的，濁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說：「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」，得看清楚。四念處，「觀身不淨」，九孔常出不潔之物。所以洗澡的時候也要帶著覺性，惡臭不淨，無可樂者。有的人一洗澡洗一個小時，那時間你看，眾生濁，都陷在這些裡面了。他假如每一天這一個小時都拿來念佛，我看

十年之後不得了。東摸摸、西摸摸，都過去了。所以洗的時候，我要取「清虛之身、無極之體」，我要換跟阿彌陀佛的身體一樣，所以叫非欣厭之行，一想到阿彌陀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欣求極樂，厭離娑婆。所以非欣厭之行必不能度。

「命濁者」，「壽命短促，乃至不滿百歲」。確實，你看我們也活不到一百歲，你們可能可以，我是不大可能。為什麼？前世種的因不咋好，所以這一生身體從小就不是很健壯，所以這個都是濁。「命濁中，非不費時劫、不勞勤苦之行，必不能度。」因為我們命很短，假如得要你一天修行十二個小時你才能成就，那沒幾個人拿出每天十二個小時。我們之前看密宗修行要脫產，然後幾年之內要拜滿好像幾十萬個大拜，還要持咒，那個數量我一聽都覺得不簡單。而且這樣修了，比方說你修十二年，可不可以傳法？還得上師看你行不行。你這麼努力了這麼長的時間，都不一定能傳法給你，你根性不夠，也不一定能傳。但我們現在看現在的社會，幾個人能脫產修行？幾個人能每一天拿著大把大把的時間念佛、誦經？夏蓮老慈悲，《淨修捷要》，淨宗修行，既簡捷，又能掌握精要，五經一論的精華都在裡面了。所以假如沒有這個持名念佛，那必不能度了，在命濁中。所以我們知道沒有這個持名念佛出不去了，真信切願，救命稻草。

接著這段蕩益大師開得很精彩，所以「只此信願」，真信切願，「莊嚴一聲阿彌陀佛」，從至誠懇切的心念出來一聲阿彌陀佛，「轉劫濁為清淨海會」，劫濁，這是整體的染著，這麼一聲轉成依正的莊嚴，清淨海會。「轉見濁」，我們的見解染著，「為無量光」，無量光，光表智慧。「轉煩惱濁」，心一刻都定不下來，「轉煩惱濁為常寂光」，寂然清淨。「轉眾生濁為蓮華化生」，這個臭皮囊捨掉了，應該有人念啊念啊，可能底下蓮花就長出來了。老法

師講經的時候說，你真心發願了，極樂世界就有一朵蓮花寫著自己的名字，你愈精進它長得愈快。「轉命濁為無量壽」，不是往生才無量壽。所以昨天夏老說的，「念即見佛成佛時，三際同時無先後，淨念相繼即是佛」。所以莊嚴這一聲阿彌陀佛，轉命濁為無量壽。「故一聲阿彌陀佛，即是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，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。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眾生，乃諸佛所行境界，唯佛與佛能究盡，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。」這一段話我們昨天有一起學習了。所以這個《要解》我們這樣讀下來，難怪印光祖師說，縱使古佛再來為《阿彌陀經》作註解，不可能超過其上。

好，我們先休息一下，謝謝大家。

我們上一節課談到「詳明本經興起之因緣」，此經是「稱性極談，如來正說」。我們談到日道隱於所著的《無量壽經甄解》中這段教誨，「曰：五濁之世，造惡之時，聖道一種今時難修，其難非一。特此一門，至圓極頓。而且由其簡易直捷，則出世之正說偏在斯經。一代所說歸此經，如眾水歸於大海。……由此言之，百萬阿僧祇因緣以起《華嚴》之典，一大事因緣以成《法華》之教，亦唯為此法之由序。」

我們剛剛引了《阿彌陀經要解》，我們也體會到，在五濁之世，沒有靠這個法門，要出輪迴生死，可謂大難、大難。而佛稱性極談，要稱佛的本懷。要說到極，那就是要三根普被。假如只能接上上根、上根，那就不能叫極談。眾生根性差了，連環境都很濁惡了，還能夠度脫，所以這個才是稱性極談。因為佛是同體大悲，只要眾生肯相信他，他就能幫助他成佛。

這段《無量壽經甄解》的教導給我們感受到，「蓋謂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兩經只是本經之導引，本經者正是一大藏教之指歸」，是一大藏教的歸宿。所以「《華嚴》經末，普賢大士十大願王導歸

極樂，是其明證」，就是證明了。所以這兩部大經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導引。黃念老常常一提到十大願王導歸極樂，就會舉師父上人的例子。老人家研究大經大論，尤其《華嚴經》，最後就思惟，文殊菩薩修什麼法門？普賢菩薩修什麼法門？是老人家最崇敬的兩尊大菩薩，整個《華嚴經》就是在學習這兩尊大菩薩的德行，看他們都是求生淨土，所以真的是本經之導引。

我們看下一段，「聖教如旃檀，片片皆香，法法圓頓，本無高下」。《金剛經》也告訴我們，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所以不能去評判佛經，那就變成謗法，都是幫助眾生的良藥。但「唯以眾生垢重障深，心粗智劣，飢遇王膳，而不能餐」。所以這些經教再好，但是很難相應、很難修。「唯本經持名一法，乃易行道，人人能修。」當然這個「易」是指比其他法門容易，不是說它很容易就修成，不然會視易而輕浮，很容易了，不夠認真對待。就像我們昨天提到的，「五逆十惡，臨終念佛」，我們可不能解成臨終能念就好了，現在可以不用用功了，甚至現在還可以造業，那就錯解如來真實義了。所以師父上人接著講，臨終能念是要有三個條件的。

所以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，有時候我們自己的想法、看法一下就偏出去了。甚至於我們有領悟的，也要請善知識印證一下我有沒有悟偏掉了。就像我們看「達摩祖師傳」，「我知道了。」「你知道什麼了？」「天竺人講經不用口。」「不用口怎麼講經？」你看他悟的有點不對了。結果後來另外一幕，「我知道了，普通人隨緣即變，修行人隨緣不變」，剛好有達摩祖師在，給他點點頭，沒有悟錯，悟錯就會修錯了。所以這個易行道我們也不能理解錯了，比其他法門容易。

「《大勢至圓通章》曰淨念相繼，自得心開。」這個《圓通章》對我們淨宗修學很關鍵，像經文一開始：「大勢至法王子，與其

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。」其實這個就表你從初發心到如來地，念這句阿彌陀佛就可以了。而它裡面提到，「十方如來，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」，這個譬喻對我們世間人很容易感受，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」。我們就很容易感受了，除非我們不回頭，不想回家，不然佛菩薩哪有不接的？尤其《無量壽經》裡面佛都講出來，「我哀汝等，甚於父母念子」。所以母子歷生不相違遠，跟佛就沒有分開了。「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」，憶佛，思惟佛的依正莊嚴。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……不假方便」，不用其他的方法，就一句佛號，萬德洪名老實念，就「自得心開」，誰都可以修。

大勢至菩薩說：「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」所以修學的方法：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要收攝六根，不再向外馳逐，一向外了，又是輪迴心造輪迴業。以這一個萬德洪名除百千萬妄念，都攝六根，能淨念，不懷疑、不夾雜；相繼，不間斷。所以不懷疑、不間斷、不夾雜，這個念佛的方法講得很詳細。所以我們是凡夫，即以凡夫心，他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以凡夫心開佛知見。我們後面還會講，這個法門是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。

「至於根器淺者，但能至心信樂，願生彼國，乃至十念，臨命終時，蒙佛攝受，便生極樂。花開見佛，悟入無生。奇妙疾捷，莫過於是」，以凡夫心開佛知見，它的快速直捷，沒有其他法門能跟它相比。所以「一切眾生由此得度，十方如來乃稱本懷」，所以是稱性極談，因為佛就是以度生為懷。我們也從佛一開始講經放的大光明，確實是稱性極談，所以阿難尊者才說「從昔以來，所未曾見，喜得瞻仰」。

我們看下一段，「又本經所宣，乃如來真實純一之法，無有權



曲，故名正說」。它是直截了當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無有權曲。

下一段，「又乃世尊稱其本性，和盤托出，毫無保留，故名稱性」。《要解》裡說的，「今以此果覺全體，授與濁惡眾生，乃諸佛所行境界」，所以這個「故曰稱性」。其實大乘教都是稱性，但為什麼它叫極談？因為「一切含靈皆因此而得度脫」，所以才叫極談。大乘教都是稱性之談，但還沒有達到極談，所以「乃稱性中登峰造極之談，故為稱性極談」。這個是「本經興起因緣」第一個重點。

第二個重點，「三根普被，聖凡齊收」。黃老說到了，「夫眾生根器千差萬別，世尊故說八萬四千法門廣應群機。《華嚴》圓教專接上上根人」，《華嚴》接上上根人，「智慧如舍利弗，神通如目犍連，於佛聲聞弟子中均稱第一，但在華嚴會上，如盲如聾，況是下於此者，故云下根絕分」，這個教再好，下根的人修不了。《法華經》，那是佛最後一個時期講的大法，常隨的弟子裡面五千人退席。常隨，那這部經他們也不相應，退席了。佛從不勉強人。

接著提到，「至於小始諸教」，這個在華嚴宗裡面分教，有小、始、終、頓、圓這五種分法。「小始諸教，乃接權小之機，對於上根則有教淺機深之失，亦不應機」，說得太簡單了，對他沒太大幫助。「唯本經之持名念佛法門，聖凡齊收，利鈍悉被。徹上，則如普賢文殊，尚發願求生極樂」，這個徹上，已經是最高的了。我們做三時繫念的時候，「普賢王菩薩」，那等於大乘菩薩的頂法是修普賢行，菩薩不修普賢行，不能圓成佛道，所以這個徹上已經是最高的了。

而普賢菩薩偈云：「願我臨欲命終時，盡除一切諸障礙，面見彼佛阿彌陀，即得往生安樂剎」，所以他也求生淨土。所以老法師

說，這個娑婆初祖應該是普賢菩薩，他帶頭的。我們中國初祖是慧遠大師，普賢菩薩是娑婆初祖，大勢至菩薩是法界初祖。所以《淨修捷要》：「一心觀禮，淨宗初祖，以念佛心，入無生忍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入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」，這個是法界初祖。

「文殊偈云：願我命終時，滅除諸障礙，面見阿彌陀，往生安樂剎。又如本經云，佛告彌勒，於此世界，有七百二十億菩薩，已曾供養無數諸佛，植眾德本，當生彼國」，這個是指我們這個世界的菩薩。

「徹下，則《觀經》中，五逆十惡，臨終得遇善友，教以念佛，十念成功，亦生彼國。」徹下，沒有再比它更下的了。五逆罪，這個罪很重，很難度脫，但是念佛可以往生。所以「可見本經乃廣收萬類、普被三根之阿伽陀藥」，叫萬病總治，「能愈萬病」。這個是讓我們從經教當中感受到三根普被。

在《無量壽經》末後「聞經獲益第四十八」，「四萬億那由他百千眾生，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，今始初發。種諸善根，願生極樂，見阿彌陀佛，皆當往生彼如來土，各於異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來」。所以我們這個世間因為這個法門度脫的數量，那是相當大的，相當契我們的機的。所以老法師在給我們做三皈證明，賜給我們的法名都是妙音，也是老人家慈悲善巧，提醒我們，這個都要往生彼國，然後在各自的因緣，異方次第成佛，都是同名妙音如來。

《無量壽經》裡又提到，「值斯經者，隨意所願，皆可得度」，這個隨意所願，當然是指他真信切願求往生，都可以得度。

下面又說到了，「上明本經廣應群機，而其恩德尤深於我儕凡夫」，雖然是三根普被，但是假如對於我們來講，我們是下輩，我們是凡夫，又處在末法，那就更要去體會佛的深恩。「當今末法，

眾生福慧淺薄，垢障深重，唯賴此方便法門。但憑信願持名，便能功超累劫，往生極樂，徑登不退。若無如是微妙法門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業海，而登彼岸？」

我們要體會，輪迴路險。藕益大師說的，「歸命大慈父，早出娑婆關。彈指歸安養，閻浮不可留」，這個閻浮提五濁惡世，輪迴路險。黃念老提醒，「三途一墮五千劫」，不能再搞了。佛經裡期勉我們的，「不受後有」，不能再投胎了。佛見到，在建祇園精舍，那一窩螞蟻，七尊佛都已經過去了，還在作螞蟻，這是畜生道。還有鴿子，已經當鴿子八萬大劫。所以這些例子，都讓我們體會到這個輪迴的可怕。而輪迴要出去，就只能靠這個法門。所以真正體會輪迴苦的人，真的是「真為生死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」，我一定要出去。

所以「若無如是微妙法門，凡夫何能度此生死業海，而登彼岸？故大悲慈父，兩土導師，憫念我等，開此淨土法門，妙顯苦樂二土」，讓我們深刻體會，要厭離娑婆，願生極樂，「激揚沉迷眾生」。「此大火聚」，五燒五痛，久後轉劇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眾苦煎迫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。你看很無常，一個新冠疫情，人類整個生活都受影響，而且好多生命結束了，好多人還在病苦當中，而且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，所以這個無常真是迅速。所以三界無安是真的，我們不能被世間一些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的順境、善緣就開始貪戀、享受了，得要很清醒，看破世間。「此大火聚，彼清涼池」，可以得究竟安樂的清涼池。「寶蓮在前，刀山在後」，這個講的是事實。比方說以成德來講，這一生不往生，還沒學佛以前造的業都要還，不少地獄業，三惡道那得待多久？所以這個事我們不能說現在沒有感覺，「佛經語深」，你種了那個因，不可能不受那個果。

所以這個「刀山在後」，成德就常常會想到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裡說的，如果知道地獄之苦，精進自生，就不用人家催了。所以假如我們覺得懈怠的時候，就要想刀山在後，這樣就比較不容易懈怠了，就念念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裡面，「念生死苦，謂我與眾生，從曠劫來，常在生死，未得解脫。人間天上，此界他方，出沒萬端，升沈片刻。俄焉而天」，生天了，「俄焉而人」，又墮下來了，「俄焉而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」。老法師說三惡道待得久，三惡道是老家，三善道是觀光旅遊，時間很短。所以「黑門朝出而暮還，鐵窟暫離而又入。登刀山也，則舉體無完膚；攀劍樹也，則方寸皆割裂。熱鐵不除饑，吞之則肝腸盡爛；烱銅難療渴，飲之則骨肉都糜」，這每一句就讓我們感受地獄的景象。「利鋸解之，則斷而復續；巧風吹之，則死已還生」。「一夜死生，地下每經萬遍；一朝苦痛，人間已過百年。」我們聽祖師們講，地獄一天等於人間兩千多年，度日如年我們世間就可以感覺到，更何況是地獄的苦。阿羅漢想到自己之前在地獄的景象，他只是想像而已，都流血汗。

所以兩土導師慈悲，「妙顯苦樂二土」，把極樂世界殊勝在哪給我們講得很圓滿，我們娑婆界的苦難也講得很清楚，「於是自然生起勝願，厭離娑婆，求生極樂。既生信願，更持名號，便得度脫。生彼國已」，「雖一世精進勤苦，須臾間耳。後生無量壽國，快樂無極。永拔生死之本，無復苦惱之患，壽千萬劫，自在隨意」。所以「見佛聞法，得無上悟，由有念而入無念，因往生而契無生」，這個就是念佛法門的善巧殊勝，這個我們後面還會再詮釋。「頓悟此心，本來平等」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。當然，我們這個「本來平等」，後面也會講到實相是平等一相，所以這個平等真法界。

十法界都有引業，佛法界的引業是平等心，所以我們在一切境

界要提起平等心。老法師曾經講經的時候說，假如你看一切眾生是佛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段開示？所以看一切眾生都是佛，這是平等真法界。

接著引了唐海東元曉師云「四十八願，先為凡夫，兼為三乘聖人」，「可見淨土宗之妙，首為凡夫得度也」。所以我們不能辜負佛的四十八願，然後成就了極樂世界，是專門為我們發四十八願的，所以先為凡夫。

第三，「他力妙法，善護行人」，所以這個法門穩當，穩當很重要。黃老首先提到，「其他法門，全憑自力，末世修行，多諸障礙。例如《楞嚴》中廣明行人於禪觀中之五十種陰魔干擾」，所以一般修禪坐，好像禪堂裡面都要掛楞嚴咒，因為在禪觀中會有五十種陰魔干擾，都很厲害的，「行人正見稍失，便陷魔網」。我們現在看很多學佛學得精神有點異常了，甚至於愈學愈執著，都是因為這個時節因緣多諸障礙。所以《楞嚴經》提醒，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」。那一個念頭不得了，我們覺得自己有瑞相，自己功夫不錯了，很可能就受群邪。所以縱使有一些瑞相，決定不能執著。所以不執著什麼都是好境界，一執著就壞了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「可見行人稍有執著，便失正見，即入魔途，求升反降，甚至墮入泥犁」，泥犁是地獄。這個在末法時期特別明顯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，你看很多都搞神通，然後讓信眾覺得他好厲害，就都被帶入邪法裡面去了。所以大家有機會要把「認識佛教」的重點供養給有緣的人，他才能分辨，不然眾生現在沒有判斷力。

佛門的規矩，不以神通度眾生，他沒聽過。那大家想一想，沒有這個判斷力，一般的眾生一看到神通會怎麼樣？佩服得不得了，麻煩了，魔就障礙了。再來，不以神通度眾生是個判斷，佛門的規

矩，你只要現神通，你暴露身分，你就得走；不走，假的。所以彌勒菩薩在宋朝示現布袋和尚，那他身分暴露，他馬上就走了。「彌勒真彌勒，化身千百億，時時示時人，時人自不識」，我們看不懂佛菩薩在給我們表演什麼。

再來就是《六祖壇經》裡面大師說的，威音王佛以前有無師自通的，威音王佛以後就沒有了。那代表我們每一個行人，一定是有明師受戒才能夠深入經藏。可是現在這些邪師他不會說他有哪個老師，他都是說他突然在什麼閃電交加的夜裡，還是什麼情境，他突然怎樣了，自己就通了。這個六祖大師已經在提醒了，沒有無師自通的，都要有傳承的。而且真正有涵養的人謙虛，那個邪師都是特別會標榜自己的。所以學三根有好處，你會看人。他這些基本的倫理道德因果都沒有，他怎麼可能是善知識？不可能的。所以看到現在這麼多邪師說法，這麼多人陷進去，也是我們的責任，見義勇為。你不要想說那我又不認識他們，你這個心發得真切了，會感應道交，可能觀世音菩薩就會安排跟你有緣的這些眾生早一點接觸到你的緣，你去把佛教講清楚，認識佛教，他就不會偏了，他就有判斷力了。

「是故其餘諸法，名難行道」，因為要靠自力，而且又有那麼多障難。

所以下一段講到了，「但念佛法門，同於密法」。淨宗跟密宗它是他力門，所以密宗講三根本，一個是加持的根本，就是上師；一個是成就的根本，就是本尊，這個都有他力的加持。「屬於果教」，他力派、果教門。「行人發心念佛，仗彌陀本願攝受，威神加被，護持行者，魔不能擾。」黃老馬上舉經教，「如《十往生經》云：『佛言：若有眾生，念阿彌陀佛，願往生者，彼佛即遣二十五菩薩，擁護行者。若行若坐，若住若臥，若晝若夜，一切時，一切

處，不令惡鬼惡神得其便也。』」所以這個有佛菩薩的加持護佑，善護行人。假如我們現在在念佛，學念佛法門，那應該你晚上睡覺不會說好像有看不到的東西壓我，還有這種感覺，那我們要反省，念得不夠相應。

這個相應，我們前面跟大家舉到了，兩個出家人在談話，一開始佛菩薩都在護佑，後來都走了，最後是羅剎惡鬼來了，還在他們走過的足跡上吐口水，都是自己的念頭感召的。所以修行的人要勘驗，照理講，念佛真念了，二十五菩薩隨護其人，不應該有惡鬼惡神干擾自己。所以這個就是勘驗，還有這個現象，念得不真信、不切願、不專注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。你不能說我念了，怎麼還這樣？那這個《十往生經》不靈。不能這麼想，佛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誑語者、不異語者。有問題，不在佛那邊，在我們這邊，因為佛經已經傳了三千多年，成就的人太多了。所以不能對佛起懷疑，也不能對師父上人、善知識起懷疑，他們是過來人。

接著，「又《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云：『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，歸於淨土。』」這是大勢至菩薩說的，他們都是真實語。成德之前跟大家分享過，在慈光圖書館，這時候他們法寶結緣處的那一位同修，就是送我那一本精裝本，《印光祖師文鈔菁華錄》，真的看下來，好多錯誤的想法都被印祖敲醒了。所以印祖是真的攝念佛人歸於淨土。「故《淨修捷要》云：『大勢至菩薩，現居此界，作大利樂，於念佛眾生，攝取不捨。』」真不捨，生生世世隨逐於我，心無暫捨。所以真明白佛菩薩同體大悲，不會擔憂。但明白了，不願辜負了，佛菩薩隨時在身邊，我們懈怠就太難為情了。「令離三途，得無上力。無邊光智身，大勢至菩薩。」這是舉《楞嚴經·念佛圓通章》。

「又《阿彌陀經》云：『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聞是經受持者，及聞諸佛名者』」，聞了這一部經，願意受持，願意奉行。及聞諸佛名者，這個諸佛名，這個阿彌陀佛表法界藏身阿彌陀佛，所以念這一句阿彌陀佛，一切諸佛都念到了。這一段經文講，「聞是經受持者，及聞諸佛名者，是諸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」。所以，經典裡講得很清楚。「又念佛之人有四十里光明燭身，魔不能犯」，魔不能干擾他。

每一個人有光的。我之前是看到《德育課本》有一個很孝順的媳婦，她很不簡單，她的婆婆對她不好，小姑還給她毀謗，被她婆婆趕出去了，她先生不在家。結果她回到娘家，自己夫家瘟疫了，她的婆婆跟小姑都快死了，病得很嚴重，整個村落都瘟疫了。結果她跟她父親講，我要回去照顧我婆婆跟小姑。這太難得了！都把義擺在前面，生死置之度外。更難得，她的父母讓她回去。我們看到這個故事很感動。結果她回去之後，盡心盡力照顧她的婆婆跟小姑，這個本來過去生緣不好化掉了。我想她的婆婆跟小姑看到她回來那一刻，我想會慚愧得無地自容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。那瘟疫是有鬼神在執行的，結果他們門外就有鬼神在說，這一戶人家有孝媳，她頭上有紅光，幾丈紅光。這些鬼神說，我們趕快離開，不敢接近。那幾丈紅光這鬼神就敬畏，更何況是念佛，四十里光明燭身，魔不能犯。當然不只是魔不能犯，老法師說，這一個地方有一個真念佛人，這個地方不遭難。我們應該把這一句話放在心上，假如這個地方遭難了，自己修得不夠好，慚愧慚愧。

就像當時時候在我們老樓的會議室，當時時候成德還脫口而出，師父就站在我們面前，剛好其他人談到天氣，我也隨口應了一聲，「蘭彼得天氣不是很好」。老法師看著我，「相由心生」。我是特別感激師父，因為那個炯炯有神的眼神，那一句法終身不忘。所以我



現在每一次看到天氣不好了，修得不好，相由心生。所以這個是善知識的攝受，那一句法語終身難忘。

成德這一年多可謂任務愈來愈重，但是自己身心的負擔反而輕了。這是善知識的慈悲護持，因為師父那一句，也是盯著我看，「不是你承擔，佛菩薩、祖先承擔，你把心用對就好了」。一下子肩膀不重了，沒那麼複雜，也沒那麼沉重，我只要把我的心念守好就好。守好自己的一畝三分田，守好自己的一念心，哪有那麼複雜！

修行不複雜，從根本修。護持正法也不複雜，護好自己的心念，就是護好弘法利生。因為我們每一個心念都是對的，一言一行不會偏差，一言一行都對了，我們所負責的事情一定往好的方向發展，不會偏的，依報隨著正報轉。這一點老法師還特別寫墨寶，還是扇子的墨寶。老人家引《呂氏春秋》的一段教誨，說道：「凡事之本，必先治身。成其身而天下成，治其身而天下治。為天下者，不於天下於身。」這儒家的教誨也很可貴，治天下的人功夫用在哪？不在天下人上，在什麼？自己的修身上，自己的心念上。

楚莊王當時候當了君王，去問詹何怎麼治理國家，詹何說：「臣只知修身，還不算懂治國。」結果楚莊王急了，國家的重擔在我身上，宗廟社稷責任重大，你趕快教我怎麼治國，因為他請教治國。詹何說臣只懂得修身。其實這個話謙退當中有深義在，楚莊王沒有聽懂，還著急了。接著詹何說：「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」，在歷史當中，哪一個君王修身好了，結果國家亂了？「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」，哪一個國君殺盜淫妄，結果他的國家治理好了？也沒這個例子。國君你來問我，我當然要把大根大本告訴你，我不可能把枝末告訴你，所以本在身，不敢告訴你枝末。

黃老總結前面幾段話，「由上可見念佛之人，有彌陀所遣之廿五菩薩，於一切時處，擁護加持，又有大勢至菩薩等，威德攝受，

復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。故得遠離魔難，安穩修持」，安穩得大利。「仗他力故，化險為夷，稱為易行道。或以談他力為著相，應知他力，亦是自心。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。」不見一法離心別有，我們念觀世音菩薩，也是我們自心跟觀音菩薩的願力感應道交，自心也現觀音。所以好像黃老也講到三個人去普陀山拜觀音，結果拜了都見到觀音了，一講出來都不一樣。都是自心，自他不二，自他宛然。

「因他力而顯自心，從有念以入無念」，託彼依正顯我自心，「正是本法深妙處。是故《彌陀要解》云：此之法門，全在了他即自。若諱言他佛」，好像一談他力、他佛，就好像很忌諱，是不是心外求法？「則是他見未忘」，所以都不能著，一執就成病了，一著，大乘佛法也變世間法了。「若偏重自佛，卻成我見顛倒。」所以祖師都是在破我們的執。

再來，闡明本經殊勝之處第四點，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」。黃老說道：「夫無念與無生遠非凡夫之所能。圓教八地菩薩，離一切心意識分別，始名真得無生法忍。可見此乃聖者之所難，安能期之於具縛凡夫？」我們要達到無念無生，這是很難很難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「是以善導大師《四帖疏》曰」，善導大師他有《觀經四帖疏》，提到：「今此觀門等，指方而立相，住心而取境，總不明無相離念也。」因為念佛它有指方立相，十萬億佛國土有極樂世界，離我們十萬億佛國土。但是「如來懸知末代罪濁凡夫，立相住心尚不能得」，就是真有一個方向、目標，他都很難保持住。你看我們念佛，念著念著就失念掉了。那就要看著佛念，看著看著又想其他的事去了，都不容易得力，何況還要離相而求事者。所以讓我們現在具縛凡夫要離相離念來修，很難很難。所以「似無術通人，居空立舍也」，這個是太難了，居空立舍，那怎麼辦得到？

所以黃老又說了，「蓋以眾生妄心，念念相續，如急流水，從未暫息」，這是真的，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，「念念成形，形皆有識」，這一彈指我們就有三百二十兆個細念。所以「今若勉強按捺，粗念雖得稍息，細念從未暫止。行人倘若錯認，便云相應，實大謬誤」。以為自己無念了，可能就大謬誤了，覺得自己證大涅槃了，那變成大妄語了。所以非想非非想處天他那麼高了，他以為他入了無念，其實他是無明，但是他覺得他證大涅槃。所以為什麼他那麼高境界，最後摔得很重？因為大妄語，那這個罪業是很重的，一般人還造不了這個罪，他產生謬誤了。

「於是大悲慈父，興無緣之慈，垂茲奇妙方便法門，指方立相」，這樣我們才能「攝心專注」。然後「即此妄心」，雖然我們還是用妄心，但是「持佛名號，念一佛名，換除百千萬億妄想雜念」，這個很善巧。「念得純熟，乃忘能所」，連能念所念都放下了，入不二了。「心無所住，佛號分明。暗合道妙，便契《金剛般若經》無住生心之妙諦。」所以我們民國初年，《金剛經》的專家江味農居士，他就讚歎持名即是行深般若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，即是念實相。你看江味農居士對這個念佛法門也是高度讚歎。

我們看黃老來詮釋，「夫眾生之生滅心，處處能緣，獨不能緣於般若。須位登別教地上之菩薩」，這個等於是入法身境界的菩薩，「方能契入，於無住時即生心，於生心時即無住」。其餘的地前諸賢，都還沒有達到這種無住生心的法身境界，「仍是打成兩截」，有時候是生心，另一時是無住，「可見凡夫絕分」，我們修不成。「今此淨土法門，教眾生持名念佛，令眾生即念離念，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念，即凡成聖。」這個就是當我們在念佛的時候，住心專注，其他的念頭都沒有了，一切妄念都沒有了，這叫應無所住，可是又一聲接著一聲，而生其心，所以叫「暗合道妙，巧

入無生」。一般的法門修行是叫正入無生，怎麼入的？先斷見思煩惱，出輪迴，再斷塵沙煩惱，還要再破無明，才能證入無生。我們現在是凡夫，可是我們在持名，見思煩惱沒斷，塵沙煩惱沒斷，無明煩惱更不可能，但是我們當下萬緣放下，所有妄念都不進來，應無所住；一聲接著一聲，清清楚楚，聽得清楚，念得清楚，那就巧入無生。所以這一個法門的妙，巧入無念，巧入無生，即凡成聖。

所以「《疏鈔》曰」，這是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講到了，「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」。我們一般修行，好像是證了法身還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到八地這樣的境界。但是這個法門是越三祇於一念，齊諸聖於片言，這是蓮池大師讚歎這個法門。就像《無量壽經》講，「行超普賢登彼岸」，行超普賢。所以「至哉妙用，不可思議」，這是佛與佛乃能知。但是我們有善根，信佛所說的，我們就老實念，那就成就不可思議了。

所以下一段講到了，「其他法門乃正入無生，故為難行道。今此淨業，巧入無生，蓋易行道也。念佛法門乃修行之徑路，而持名一法又為四種念佛中之徑路。」《觀無量壽佛經》裡面講，觀像念佛，觀想念佛，實相念佛，這個都不容易，但持名念佛誰都做得到，除非不肯。所以持名念佛「故稱為徑中之徑。又本經不倡『一心不亂』，直以『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阿彌陀佛』為宗。但能發心專念」，這個發心就是發真信切願的心，專念，一向專念，「皆可往生。故更為明確簡要。是故此經稱為淨宗第一經。因其為直截中之直截，方便中之方便。絕待圓融，不可思議。日本淨宗大德推重此經」，超過我們中國很多。所以「曰《黑谷大經釋》云：於往生教，有根本亦有枝末。此經名根本，餘經名枝末。又此經名正往生教，餘名傍往生教。……又此經名往生具足教，他經名往生不具足教」，這段話也彰顯《無量壽經》的地位。

「據上之義，淨土宗譬如妙高峰頭，而本經正如峰頭之頂尖。」不知道講到這裡，大家有沒有覺得挺幸運的？歎未曾有。趕快念，就像本命元神一樣，不能離開。「本經謂，當來一切含靈，皆依此法而得度脫。是知利濟眾生，此經為最。」所以最圓融，三根普被，凡聖全收。「持名之法，暗合道妙，最易行故。」

黃念老說，你念十分鐘佛很專注，就做了十分鐘的法身大士，暗合道妙，巧入無生。所以我們別好日子不過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們來過巧入無生的生活，不要去打一堆妄想，更不要搞是非人我，跟自己過不去了。

好，謝謝大家，今天就到這裡，阿彌陀佛。